



木杉 曾德厚著

永和

足各

REN
HE
LU



人和路

木杉 曾德厚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人和路

木杉 曾德厚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81,000 印张：9.25 印数：1——3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61 定价：1.00元

代 序 词

《人和路》，一个普通的、过时了的小说标题。不过，因为它来自道德法庭，也许会成为一篇讨伐邪恶的檄文；一部赞美情操的颂歌。

尽管龌龊的污水会注入江河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把你讴歌。啊！我源远流长的母亲河；尽管民族的肌体上难免会生长疮痍疥壳，我仍旧不能不为你讴歌。啊！道德的渊薮，我们伟大的中国！……

那崖上和崖下仅仅相差一步……

-1

教训、借鉴每时每刻都伴随着生活，可惜，人们常常忽视了它。

你进过天平室，使用过砝码么？

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说，砝码有着严格的规定，最标准的是国际计量局保存的“公斤原器”，然后是国家基准，它以“公斤原器”校正；在国内，砝码又分为5等，等数越高，误差越大。老师还说，之所以要作如此规定，是因为在砝码的复制、校正过程中，难免带来误差，也就是说随着等数的增加，就越有可能较大地偏离它的真实重量。

由砝码，我们想到了故事或者传闻。前两年，D城的一些居民们曾经炮制过一个无等级的“砝码”、流传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，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议论。只不过人们出于各自的心理和动机，总是在流传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增或减，或长或短，或以假乱真，或以讹传讹，仅两、三个月，这个故事竟然面目全非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新“天方夜谭”。

于是乎，这颗“砝码”极大地偏离了它的真实重量。

那么，这个故事的真相到底如何？主人公从哪条路上来，又已走向何处？这颗“砝码”究竟有多重，能给我们以

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
人和路。

我们都是人，然而走着各式各样的路。

0

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错误常常不是发生在第一步。

八月中旬，是D城最热的时候。一轮红日，似乎是那蓝色天幕上的一个大圆洞，从那洞中奔流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。地里的阔叶菜微微卷起叶片，蔫蔫下垂了。低等动物也不似前些时候叫得那么欢畅了，酷热也消耗了它们的能量。夜幕刚一垂下，各家各户的居民们纷纷将宽竹块编制的凉床、躺椅搬到院坝、树下甚至街道两侧自家的门前，一边打着扇一边聊天，一直持续到疲惫不堪，昏昏入睡。有什么办法呢，酷热难当啊。

天刚破晓，人们不约而同行动了，将各家在室外露宿的“兵马”撤回了室内。这一方面是清晨毕竟凉爽一点，室内气温已不那么可怕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人在熟睡中的姿势并不都很优雅，何况又多是短衣帮，甚至衣甲不全，不便在过路人面前“亮相”。

不过亮相总是难以避免的，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哪能没有早行人呢。上早班的，到医院挂号的，赶路的，自然都

是在这些道地的“杂牌队伍”撤退之前就行动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十年内乱之后人心思定，这座古老城市的居民们又恢复了早先的“城规民约”：早行人不靠近睡觉大军，赶自己的路。很少在这种时候发生撒野或别有用心的事件。

二十五岁的李宇今天也是早行人之一。他的自行车后架上搭着简单的行李，中速行驶着，眼望着路面，心已经飞到了那二十公里外的研究所了。

他今年在S医学院毕业了。这对于他和他的父母本来就是一件极大的喜事，更何况他的毕业成绩居全年级第一名，被系领导夸为工农兵学员的骄傲、母校的骄子。他被分到了颇有名望、毕业生们烧香以求的D城药学研究所。

他兴奋异常。从现在起他就是一位研究人员，可以在那探索人体奥秘之一的领域里大显身手了。昨天晚上，他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。当暑色尚处于朦胧状态，他却已洗漱完毕，吃过两个点心，登车赶路了。他的家在东郊，他报到的单位在西郊，不仅要穿过整个城市，两头都还要经过几里半乡半城的地区。然而，他是有心人，他要在报到的第一天就准时赶到单位上班。第一天，那是起点，千万马虎不得。

他已行驶了半个小时，人们开始“撤军”了。这儿街道较窄，他旁若无人，从容地行驶着，不过那撤军队伍中倒时而年轻姑娘的眼光在他身上停留三、五秒钟。“哟，多漂亮的小伙子！”姑娘们那一双双会说话的眼睛表明，她们在暗自赞叹。

他知道不时有人在注视他。他心里浮起一股股淡淡的快

感，但脸上却是神态自若。在大学里他已千百次承受过这类似的目光，早已习惯于坦然地接受姑娘们的青睐了。

到了八中的校门口。这是他的母校——市名牌中学之一，他曾在这里上高中。当一个人在人世间有了较大的转折而再经过母校的门前时，总是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的，他不由得跳下车来，向那熟悉的校舍静静地望了几分钟。

他继续赶路，不过他的思绪仍然停留在教室、礼堂、操场。他想起了少年时的那些美好的理想，想得更多的是毕业、下乡。一切都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，一切又都似乎只是发生在昨天……

十年前，他在这所中学毕业了。尽管那是动乱的年代，他的成绩也无愧于一个高中生的称号。老师说，如若大学招生，他肯定是北大、清华一类名牌大学的学生。不过生不逢时，他必须去农村接受再教育。

他的母亲是厂里的工程师，父亲则是副总工程师，只有他一个独子，下乡，自然是家里的特大事件。眼泪是无济于事的，潮流会把它轻而易举地冲刷掉，冲刷得无影无踪。流够了泪，才想起该干一些应急的事情。八方奔走，四处打听，终于知道了，学校的工宣队队长是他父亲的助手的远房兄弟。靠这层关系，他被分到了离城仅三十来公里的远郊落户。

父母陪同他到了生产队。队长领他们到了保管室，说那就是他的安身之所。大约是无物可管，这间房子简直名不副

实了——除了一张破床，一无所有。四壁斑驳，裂纹纵横交错，象一幅幅破旧的地图，地上还有几处被雨水滴成的小洞。一切都说明，这间本来是生产队最神圣的房屋，许久无人光顾了。

生产队长转身要走，母亲叫住了他：“请等一下。”

队长怔怔地望着她。女性家长从提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十公尺的确良递上去：“孩子到这里，队领导就是他的亲人。这点小意思是我们家长的一点心意……”

十公尺！那个时候的化纤！队长睁大了眼睛，收下礼物，拍了拍胸口：“以后有事找我！”

下午，有几个人来修理房子。第二天，大队长也来关心再教育对象。也是在他快要转身的时候，女性家长塞给他一块表。

生产队破例开了个欢迎会，大队长亲自参加。会后，队长们问他的父母有什么要求，父母只说让孩子学习功课，不出工。至于工分之类，他们按生产队劳动日价格买。

晚上，他问父母，队长、大队长的觉悟都应当是很高的，为何刚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却异常冷淡？

母亲：“现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。他们把你作为包袱的时候自然冷淡，简单得很。”

他仍然不解：“花那样多钱，值得么？”

母亲：“钱，是可以找回来的，你的青春则是一去不复返，决不能耽误。”

他有些担心：“大学又没招生，学了又有有什么用？”

父亲：“没有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社会能够离开知识，越是说没有用，将来就越是有用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和母亲轮流在乡下陪伴他学习。有正规教材，全套参考书，详细的学习时间表。那时工厂上班不正常，“七上八下九走光，”父母亲也同样有的是时间。

学习数理化倒好办，那是无声科学。可外语就不一样了。在那个时期，如若在广阔的天地上唧哩哇啦念外语，决不是一件小事，那是要引起非议的。他和母亲仔细商量，想出了清晨到山上朗读外语，晚上则戴上耳塞收听对外广播的办法。间或，父亲或母亲同他低声用外语对话。

他读外语也有被发现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他正在山上大声背诵俄语诗歌，队长巡山遇见了，问他说的什么，他急中生智，说讲的是英语——那年月，俄语比英语倒楣得多。他还说，要指导世界革命，必须学好英语，否则外国的人民怎么能接受咱们的革命理论？

队长非但没有大惊小怪，还表扬了他，说他想的远，觉悟高，说连他这个当队长的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
他偷偷摸摸地然而却是十分刻苦地学习着。第一年，他主攻外语，也将中学的功课复习了一遍。从第二年起，他向理科大学基础课进军了。

大学招生了。第一次，他未能被推荐。这不怪父母发挥经济优势不力，而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挤下了他。第二次招生，又是类似的特殊情况。第三次，他被推荐了。

那次大学招生没有录取线，推荐是第一关，然后口试。

他们全公社推荐了四个人，由 S 医学院录取一名。

四名被推荐者集中在公社中学教室。讲台旁边坐着 S 医学院的两位老师，公社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陪着他们。考生坐在第一排。

口试开始，他们叫了一个考生到讲台边。

一老师：“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哪个大？”

应试者：“当然是八分之一大。”

老师面无表情，想了想，又出了一道属社会科学的题目：“那么，你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么？”

应试者：“知道。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！”

老师仍旧没有笑，赶紧叫第二个考生，一个粗壮的小伙子。副书记向老师介绍说，小伙子是专政大军的，觉悟很高，对阶级敌人从不留情面。

一老师问：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什么？”

应试者：“在于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！”

老师面带苦笑，叫了第三个考生。

一老师：“你知道水的分子式吗？”

不知道是害羞还是答不出，她脸红了……

轮到李宇了。老师看了看他的推荐表——这表，队长给他看过，那上面签有一条“爱好英语，目的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”。

老师：“你爱好英语，能背出英语字母表么？”

他用英语流利地回答：“If reciting english alphabet could help me enter into a universi-

ty, I would have been qualified while in the kindergarten. (如果背出英语字母表就能上大学的话,那我在幼儿园就取得这个资格了”)。

老师惊讶地点了点头,又问:“你知不知道力学的三要素呢?”

他不想回答这初中二年级的物理问题。不知哪儿来的勇气,他向老师要求道:“我请求最好考我一下玻尔的氢原子光谱理论,或者杂化轨道理论。”

.....

“嘟、嘟——”一位载重汽车司机警告了他。他定了定神,发觉自己和机动车抢道了。

他中断了那不幸与幸福混合、辛酸与喜悦交替的回忆,掏出市内交通图,校正自己的行进方向。使他满意的是,这个研究所在城郊,那必定是静而雅的地方。他喜欢静。只有静,才能好好读书,致力于研究,实现自己的抱负。特别是现在,科学的春天降临,他,生逢其时了。

到了,一块赫然的牌子挂着。他下了车,抬头向研究所大院扫了一眼,简直有些目瞪口呆。那六层高的实验大楼巍然屹立,气派不凡。那林荫道纵横交错。围墙边,花圃、草坪相间。这儿,比他想象的还要大,还要美,还要静。他太满意了,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如今的他,已成为研究人员的他,是一个普通的人,走着一一条普通的路。只不过这条路很长、很长……

1

优越感和自卑感同是生活道路上的浓雾。这雾，使人看不清世界，甚至看不清自己。

楼次。一层，两层，三层，四层；走廊。一条，两条，三条……。他跟着人事科干事，上了四楼，转来转去。他一走，一边左顾右盼，发现这大楼远比大学的实验楼高级。你看，那嵌有铜片的楼梯；油光铮亮的扶手；扶手下边各式各样的雕塑图案；没有沾一点木料的自动开启窗户；毛玻璃门……。人事科干事停下敲门，他抬头一看，门上是横书仿宋体字：“第七研究室 主任办公室。”

他被介绍给张主任，张主任又把他领到一间实验室，指定他作一位老大学生的助手。

报到时人事科的干事就告诉他，新来的大学生要由老大学生带一年，方可独立工作。他知道这就是带他的老师了。他回忆了刚才张主任的介绍，老师毕业于一九六四年，叫吴华明。

对他的到来，吴老师似乎并无什么热情，在张主任介绍的过程中，他一句话没说，只是点了两次头。张主任走了，实验室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这位老师自顾自看书，就当他不存在似的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他暗自纳闷。

他暗中观察了一下他的老师：三十五、六岁，有一张坚毅、严肃的脸，似乎被书上的什么重要内容吸引住了。

十分钟后，吴老师似乎想起了他，面无表情地对他说：“休息一、两天，熟悉一下研究所环境，安排一下宿舍再来上班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求立即分配工作。”他断然拒绝了。

吴老师略微有点吃惊，望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好吧。最近三个月你就熟悉一下基本操作。”

老师拿出十几页常规操作方案交给了他，又自顾自看书了。

他翻开方案，知道自己三个月内的工作就是洗涤各种容器，配试剂，标定酸、碱浓度，为动物注射一定量的药物。这些工作他十分熟悉，不过是些简单、重复性的操作，在大学时他就作过几十上百次了，根本用不着看什么方案。他为自己不能参加正式的研究工作而惋惜，同时也感到自己被人小看了，心里隐隐作痛。只不过初来乍到，一切都得藏在心底深处。

晚上，一丝风也没有，闷热难当。他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向同房间的刘世崇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。

刘世崇也是S医学院的毕业生，比他高一届，李宇离校的时候，系主任曾讲起过他的名字，要他到单位后找他，并说这位高一班的同学也是全年级第一名。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住到了一个房间，他高兴得很。是的，一个人到了新环境、

新单位，能有一、两个同学、同乡或熟人，对精神上总是一个很大的安慰。

闲扯一阵之后，他问：“怎么这样凑巧，你也分到了这个研究所？”

刘世崇：“到这个研究所的人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是大学时的尖子——这个研究所集中了不少名牌学校的尖子。我可以猜测，你不是年级第一名就是第二名，还可能是团员，三好学生。”

“唔。另一种人呢？”

“另一种是有后门的人。当然，一般后门进不来。”

“这种辅助性工作我们非干一年不可吗？”

“当然。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。”

“那么，你已经独立工作了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独立工作十天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，可以直接参加研究项目了。”李宇不由得有些羡慕。

“有什么好不好呢。说老实话，即使独立工作了，也很难有你我的地位。你想，各种资历、各种牌号的老大学生云集这儿，你我只不过是工农兵学员，得准备一辈子默默无闻。”

他感到震惊。系主任都说他会成大器，自己也学有所长，一辈子默默无闻，那是难以忍受的。他似乎被针刺了一下，皱了皱眉，然后又断然地摇了摇头。

扯到家务了。他问：“结婚没有？”

刘世崇：“有妇之夫了。”

他又问：“你爱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刘世崇叉开拇指和食指：“八搭两。”

“唔？”他莫名其妙。

“不懂？‘向阳花’该懂了吧？”

“哦，农民。可为什么叫八搭两？”

“这一带地区的居民都把农民叫作八搭两。他们常来城里卖酒，每斤酒八角钱，外搭两斤粮票，一律的明码实价，农民自己也很欣赏这个外号呢。”

“卖酒收钱就行了，为何还要收粮票？”

“你真是个书呆子，他们缺粮嘛。”

“你爱人也来卖过酒？”

“没有。她离这儿七、八百里呢。”

“你是毕业前结的婚还是毕业后结的婚？”

“才结婚两个月，刚走呢。要不，你还搬不进来。”

他大惑不解了。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为何要要在七、八百里外找一个公社社员——向阳花——八搭两？是不是那姑娘特别漂亮？然而，他又不好问。沉默了一阵，刘世崇反问他了：

“你结婚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对象了吧？”

“还不知何方呢。”

“你貌若潘安，又是系上的拔尖人物，怎么没有对

象？”

“潘安是谁？”

“古时候的美男子嘛。你不喜欢看古典小说？”

“只看过《水浒》。”

又沉默无言了。夜已深，刘世崇打起了呼噜，而他，仍然没有一丝儿睡意。他强迫自己入睡，默念数字，数到一百，没有效果，那“一生默默无闻”、“对象”之类，仍然萦回他的脑际。倒回来，又数到一百，效果还是不大……

这是哪里？公社邮电所。这是他在农村的最后一天，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正在和母亲通电话。

母亲在电话上哭了，她说：“宇儿，快回来，今天就回来，把书籍带回来就行了，生活用品全部留给生产队。”

他到家了，站在门口甜甜地说：“爸爸、妈妈，我回来了！”

看，爸爸、妈妈从厨房跑出来了，爸爸拉着他的左手，妈妈拉着右手，妈妈边哭边说：“回来了，宇儿，永远回来了！”

哟，爸爸也在流泪了。

这是什么时候？对，还是那天晚上，父亲突然问他：

“英文中‘宇宙’一词怎么说？”

“universe。”他答了，莫名其妙地望着英文极好的父亲。